



200 | 林瑞泰

2001年橋仔頭糖廠鐵道倉庫成為駐村藝術家的工作室，當時高雄捷運還沒開工，這座閒置已久而蔓草叢生的物料倉庫，在前去勘察時，林醫師一貫從容又自信的笑容，一如他相信橋仔頭有一天會成為台灣的亞維儀。

在林瑞泰醫師的領導下，橋仔頭文史協會承租「興糖路一巷號」做為辦公室，並積極展開新的嚐試與合作，重新集結了自1994年以來各領域保存的專家學者，共同思考未來願景與行動。在第一任理事長施瑞昌奠定的基礎上，邁出關鍵性的一步。橋仔頭糖廠藝術村即是在此開放與創新的跨域合作氛圍中才得以成立，並逐步建立專業的工作團隊。

橋仔頭糖廠聖觀音 2001年舉辦百年祭，其本尊位於日本京都藥師佛寺東本願堂。
(林柏樑 攝)



誰在推石頭？

那是詛咒還是幸福？吳剛砍著月桂樹，薛西佛斯推著石頭又往山上去了：

船到橋頭直不直？

中崎溪，那條嗚咽的河流。一六二四年鄭成功登陸台灣，有支中軍的衝鋒部隊在河旁的崎地上屯田養兵，就管叫它中衝崎。傳說：「有中崎厝，也無中崎富；有中崎富，也無中崎厝」。明鄭軍隊原本就是擅於航海，在大陸東南沿海能夠叱吒風雲打倒依仗海權興起的紅毛番，自然也善於進出口貿易。傳說中崎大戶的十三艘大商船都毀於一位婢女的七彩體毛，不信邪的大老闆將婢女的體毛一根一根拔下，就傳來一艘一艘船沉的消息。

壯闊的內陸河港早就不見蹤影，不然橋頭鄉也不叫「橋仔頭」，官方喚它是「典寶溪」卻不是中崎溪，只有出海口附近有個看不見港的「援中港」。在現今橋仔頭糖廠的對岸叫「廊後」，可以相信當年那支軍隊民營化後，靠糖賺了令人咂舌的金錢。一八九五年日本人來到台灣，山本悌二郎等一行人，從台北做船南下，視察建立台灣現代化基礎的工業基地應該設在何處，從阿緞

台灣這個美麗島，每個角落都有先民可歌可泣的歷史，當然也各有一片絢爛的生活傳說。橋頭，沒有看過什麼船行經，只是我們常說：「船到橋頭自然直」過了橋頭偏偏是楠梓（難直）。近年流行台灣諺語，又愛強調台灣第一，耳熟能詳的：「台灣第一憨載甘蔗乎會社磅」，或有人說：「第一憨替人選舉運動」。除了被迫載甘蔗乎會社磅外，一九七九年黨外第一次遊行就在橋頭街聲援余登發父子匪諜案的反霸權運動。

橋仔頭糖廠的煙囪，扼立在中崎溪喉上的劍。金光閃閃、瑞氣千條！陳家從外地來此落根，子孫三代從製糖廠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五日動工那天起，阿公陳乞是山本悌二郎的雜役，偏是山本回到日本當部長還忘不了那雜役煮的白米飯，才收阿爸陳水能當義子，阿爸在日本農業大學，大戰時被派到印尼接管糖廠，兒子陳明發原想到中油撈油水，卻又分發到糖廠「嚐甜頭」，一九九九年二月七日停止生產，提早退休告別了三代一世紀的製糖產業，這身世之際遇讓他還有難以管理的資產夠傷腦筋。

當年在地的阿公被綁在廟口要求拿地契贖人，阿媽為硬頸的阿公吩咐帶著地契躲避去，不堪丈夫為人威脅，還是拿地契換回人命。廠方念老人家沒地耕種便安插一個爐工的缺給他，五十二歲那年被鍋爐的火弄瞎

（屏東）回溯繞了大半個台灣，最後決定在橋仔頭大路墘設立日治時期第一個新式製糖廠。

陳中和是當年唯一的台籍股東，至今陳家在南台灣仍有舉足輕重的份量，好比打開台北城門的辜顯榮，辜家現在仍是台灣經濟奇蹟的指標。不戴於史冊有一種說法，當年他們請風水先生在相地理，風水先生發現橋仔頭糖廠這塊地仍是此地的龍喉，上頭還埋著無數先民的骨骸。他們相信風水先生應諾這裡是塊「萬金地」，據有此地便有無數的金銀。

一九〇〇年，日本人決定蓋糖廠，一九〇二年正式以新式製糖廠生產砂糖，將瀨南鹽場廢掉，建設了位於鹽埕區高雄港，他們說：「糖是打狗港的生命」。一九二四年高雄市開發。聽說在兩蔣時代，政府高層要出國都要問問台糖總經理今年外匯如何，因為台灣曾經有七成以上的美金是靠甘蔗換來的，所以小學生演講的題目是：「不可偷吃原料甘蔗」。

了雙眼。孫子戴振耀閒來便聽阿公講古，還拿著當年的賠償龍銀當玩具，一九七九年在美麗島事件拿著一只海報：「停止剝削農民」做了三年牢，現在也做了三任立委。

沒什麼人在乎這些歷史，就像糖廠裡的神社戰後改成中山堂，大家並不介意那一對幸免於難的洗石獅子長得更像哈巴狗是什麼原因。不曉得倒好，太出名反而自身不保，因為受不了太多人衝動的關注，它們就瞎了眼、斷了尾巴。

老先生說：日本人巡園看守是一個人和兩隻狗，國民政府擴編成三十個人還不如一隻看門狗。以前人說：「會社煙筒攔到都好康」現在卻說：「會社是灰灰、愈做是愈衰。」是否該分清楚是那些情結在作祟？以前也請說國語，後來也請說國語！一個是平甲名、片甲名，一個是假中國文化之名。我還是喜歡蔗農這樣的感嘆：「兩人相約後壁溝，甘蔗打結做號頭，天壽誰人將阮套（解），害阮一人躓一溝！」

一九九四年，雖然白糖還不是「除了不做糖什麼都做」的產業，卻已經開始「喪權辱國、割地賠款」，這話肯定嚴重了點，但我們使用的譬喻難免深受歷史教科書的影響。

那年，文建會所謂「文化元年」，也是社區總體營造

開始煽火苗想點大火的時刻，台灣在地的文化生命有貼近土地的思維在增長。這才叫人明白以前去吃冰的糖廠是這麼的：具有特殊性的地位。才知道我們國民政府有個偉大的夢想要將三萬八千人的橋頭鄉蛻變成一個三十萬人口的新市鎮大都會，不曉得種甘蔗生產的速度比這樣的成長率的勝負如何。

陸上行舟

有人開來一艘船？看不見河，看不見船！找一條線索開始追究那橋的頭倒底從何而來。只因那一夜的興奮，或是流年命理當是如此行事？林敬堯離開縣府軍師的日子回來復興地方聲勢，湊一位風塵僕僕鄭水萍落腮鬚。施瑞昌老師為了「飄逝的甘蔗花」而來？陳森溪為了思念美好的製糖歲月而來？蔡濟隆為善盡一個村幹事的工作使命而來？盧輝哲牧師為了實現神愛世人而來？林瑞泰醫師為了新市鎮的開發願景而來？我為什麼而來？「新市鎮研究班」和「地方文史研究班」二百多個人為何而來？

一九九四，台灣社區主義方興未艾，「社區總體營造」挑起被蓋在灰燼裡頭的火。歸究到那一陣綿綿的細雨？我騎著破車行到「倒松仔」回頭步入鄉公所，不經意參與了橋仔頭文史工作室的創立。

想的種子撒在這裡：

藝術家進駐計畫也通過了，雖然經費少得可憐：

二〇〇二年三月國際劇場藝術節，要在這裡舉辦。凱梅三番二次從巴西、美國、倫敦打電話來要確認場地使用。殊不知我們面對怎樣一部老朽機械，為了一張同意書折騰了近半年，一個下午見了糖廠所有課長還重打了張同意函，最後繞了個把月的公文還是我親自送到廠長手上，廠長說：「先擱著！」我看得出他很忙，何況他們都因土地開發問題被列為被告呢！……

有石頭可以推，也許是另一種憑恃的幸福

石頭還是會掉下去的！誰曉得今日能撐著不是一種幸福？……

我在暗夜裡意氣風發，醉後狂傲也不免自我解嘲：「這件事情失敗是正常的，成功才是奇蹟：我一定會遭天遣的，我太狂……」

同樣也寫寫文章的同學不相信我有寫不完的題材，頒獎典禮後我帶他到糖廠走一遭，沿途他們倆一直讚嘆台灣居然有這樣的美好地方，羨慕我能在這樣的環境工作，在石燈殘跡上引來一股不散的洪水，她說：我相信你可以寫好幾本書……

義和團

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二日，文建會一行十四人到糖廠來勸查藝術家進駐計畫。

九月十五日，「興糖路一巷一號建築再利用展」前一天，我口氣堅定地邀請還來不及吃晚飯的林醫師來現場看看。「是不看很可惜是不是？」他剛從醫院回來，帶著女兒來回張望不可置信地說：「真正不簡單！」「早知道當初應該去讀藝術！」我說這都是一個禮拜完成的，包括天花板、屋頂、油漆、庭園……。當時還在做最後佈展的學生像受到無限委屈地同聲而出：「是五天！什麼一個禮拜。」

開幕當天，麻豆總爺糖廠和台南縣文化局一行五六個人前來參觀，他們積極地想要吳旭峰老師一行人到台南協助今年度二千多萬元的藝文中心規劃計畫，吳老師在我們各自擺脫包圍後對我說：「你看人家台南可是正規軍。」「是啊，我們本來就是義和團，像劉永福的大刀隊，專門搞游擊、暗殺的。」見我比喻地促狹又高亢，吳老師不曉得這兩個糖廠該是競爭還是合作，我緊接著說：「我們要是能成功，那才叫台灣奇蹟！」……

蓋一座海市蜃樓

興糖路一巷一號以嶄新的面貌和大家見面，許多人將夢



破敗廢棄的興糖路一巷1號在顏杏砭建築師學生志工的協助下，成為橋仔頭文史協會的轉型基地，也是一路至今不斷開置空門再利用的起點。

星星之火橋仔頭糖廠藝術村試辦進駐

每天，天空都有無數的星光閃爍著，人被隕石擊著的機率應該不比打高爾夫球被雷擊中的多。不是多數人有那份幸福時常去觀星，而我們正在星空下凝視著……

橋仔頭，對某些關心台灣政治前途的人也許不陌生。嚴時期第一次黨外遊行就打從這條街經過，注意傳統產業的人也許知道全台灣最大的鐵工廠輝隆集團就在中崎溪畔，疾呼環境保護的人也一定聽過西青埔垃圾場，展望未來高科技發展的人自然就曉得高速鐵路與高雄捷運要穿越這塊土地；當然，對多數文化歷史斷層的住民而言，他們懂得到橋仔頭糖廠吃碗冰，稍微有點研究的會知道橋仔頭糖廠是台灣第一座新式製糖廠，同時也是台灣現代工業化的濫觴之地；關於她的未來，覬覦她土地價值的並不在少數。

一九〇一年日本帝國主義勾結財團在橋仔頭建立第一個國家資本的產業發展基地，即便當年石破天驚，開創糖業黃金時期，開發高雄港市：都已經是陳年舊事，都已經是百年前難以摸索的且刻意遺忘的情節。百年來養活無數人的產業如今只能變賣土地維持帳面平衡，百年來半封閉的廠區卻也蘊育一片平原森林和殘存史蹟。什麼是文化產業，在「美學代替宗教」還停留在教科書填空題的時代？

藝術村夢

無聊還是關鍵的電話？

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一日在日本瀨戶內海的鑽石號上，經過瀨戶大橋後旅途的興奮正要緩緩沉澱，面對有點狹小的船艙準備天明航抵大分縣展開另一個參訪行程。這八天七夜的「糖業文化與社區營造之旅」讓我們一行人收穫頗多，特別是跳離了繁瑣糾葛的工作難得讓腦筋得以停止高速旋轉。不久導遊阿義仔來敲艙門，令人滿頭霧水的說：「阿英仔要找你」，臉上還刻意露出曖昧猥狹的神情。「誰是阿英仔？」台灣的手機和日本是不能漫遊的，是什麼天大的事非要透過導遊聯絡我？一會兒電話接通後才曉得是張月英課長，真有她的，為了八月十二日藝術村審查委員要南下勘查這種小事，還透過旅行社找到導遊的電話，只為和我再確認未來藝術村發展的想法和當天簡報的重點。我以為我已經講了千百次了，這事從來不是個人的事，也不是我能完全作主的，台糖公司和文化局的想法才是關鍵，何況我們已經安排好出席的藝術家和協會理事代表民間團體的想法，「但是計畫是你提的啊！」阿英仔仍有千百個不放心。掛完電話後，阿義仔臉上有點擔心我不是忘記給人家膳養費。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閒置空間等著再利用，在充斥著後現代與大陸層品的藝術品味時代？「何謂台灣」是什麼樣的美學標準與象徵，在國際性的風格之中如何超前衛呢？什麼才是藝術的本質！

時間在某一時刻提出問題，時間流逝亦呈現問題的本質。一九九四年因質疑「高雄新市鎮」將瓜分這塊土地的政策而成立「橋仔頭文史工作室」，從一九九六年成立「橋仔頭文史協會」到二〇〇一年結合產官學各界成立「橋頭鄉產業再生促進會」。「藝術村」是多少人美麗的憧憬，「藝術」、「藝術」！是多少人的「有夢最美」！

一九四七年成立的「興糖村」因為戶口數不足在今年由鄉代會通過廢村案。昔日台灣人稱製糖動工的季節為：「廊動」，緣於「廊」乃為舊式製糖所之故。橋仔頭因百年製糖而被譽為「糖業文明發祥地」，二〇〇一年我們以文化帶動產業再生，始定名為：「文化廊動元年」，開始書寫「興糖演藝」的歷史。

規劃是紙上畫畫、牆上掛掛，長官一句話

自從一九九四年新市鎮開發和橋仔頭糖廠古蹟保存爭議浮上台面後，原本始終與外界維持距離的糖廠日漸成為區域開發議題的焦點，各種未來的想像和期待搭配著各方絡繹不絕的學者專家陸續來到這個場所。社會上對於糖廠成立「糖業博物館」懷抱著期待，可以見諸各式的競選政見之中，不過各有盤算的營運機制與成本效益的計算，始終令糖業產業空間持續頹敗無法有效解決。二〇〇一年二月十四日「文化空間再造國際研討會」一群國際上所謂「閒置空間再利用」與「藝術村」經營管理的專家學者到橋仔頭糖廠參觀，這是他們全台灣參訪行程的其中一站。相較於一九九七年第六屆「西太平洋國際古蹟保存聯盟國際研討會」選擇橋仔頭糖廠為操作場域之一，這兩場規模相當的國際研討會之間的差異，正可以對照台灣幾年之間在產業空間議題上政治決策思考與參與角色的轉化。

由於高雄新市鎮計畫與古蹟保存的衝突，讓我們在參與過程當中接觸到一些都市規劃的概念，德國魯爾區的再造計畫是台灣經常被提起的經驗，一九九六年在宜蘭舉行第一屆社區營造博覽會，曾梓峰老師主持德國區

計畫以橋仔頭糖廠作為國內對照的案例之一，使我們對整體區域開發所面臨的問題有更宏觀的思考架構，一九九六年我在成大藝術研究所協助石光生教授執行「高雄縣藝文發展計畫」時，便引用曾梓峰在「德國國際建築展 IBA Enscher Park 整體計劃評析」所提及的「展望式的規劃」概念，便針對在橋仔頭糖廠成立藝術村提出執行構想。所謂展望式的規劃強調的不再是全盤系統式的規劃操作，而是許多小小的步驟，共同展望地朝向某一個方向前進。下面幾點特色可以說明其主要精神：對未來結果的掌握因以「沙盤推演法」(Scenario)的實兵操作來取代傳統對計畫結果的抽象預測。

1. 計畫目標不再做非常精確的定義而以社會基本價值某種水平的強調來取代，以便在變動快速的社會脈絡中掌握各種可能的機會，規劃的本質以及規劃者的任務因此乃各種政治和經濟上「機會」的理性掌握。
2. 面對各種可能的都市衝突與矛盾，行政部門不再以預測和長程計畫管理因應之，代以而行是針對各種台面上的政治性議題進行彈性而靈活的「都市經理」(Urban Management)。
3. 在此種經理脈絡下，計畫與實踐的程序因此不再是一個抽象且系統化(功能導向、規範導向、最佳結果)的操作，而是一個長期且容許錯誤發生及修正的「危機規避意義不再作為規劃行動及結果的背書者，而逐漸成為規劃過程的主體。

曾老師分析新的理論向度在實踐上的開展有下列幾點趨勢：

1. 目標及計畫書簡單易懂，以方便共識的營造，抽象而操作繁複的目標展望被有意識的放棄。
2. 藉一些計畫案例來建立民眾對抽象的整體計畫原則之瞭解和信任。
3. 以行動計畫來取代紙上的方案規劃。
4. 設計及建立可以預先掌握及透視的階段性成果。
5. 放棄大面積的整體開發方式。
6. 以發展工具(法律工具及財稅工具)的整合來取代對不同規劃方案的整合。
7. 以經濟誘因的仲介代替法律行政規範的仲介調節。

近幾年來，橋仔頭糖廠藝術村的執行過程相當程度契合「展望式規劃」的概念，其基礎背景是原先政策想像的大規模區域開發計畫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而民間介入的力量與操作經驗相對成熟有密切關係。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後的社會氣氛，有助於某些較實驗性與開放性的決策氣氛，二〇〇一年九九峰藝術村的政策正式喊停後，文建會藝術村籌備處的經費被調整成「補助地方政府試辦藝術家

過程」(Krisenvermeidung)。

4. 藉著這個過程所比較和堅持的，並不是所設定目標的理性執行，而是著重於過程所呈顯的意義，其中所有參與者共識的形成，以及參與者新行為舉止、生活方式和價值的發展被正面誘導，乃意義被討論的重點。
5. 全盤而系統化的規劃形式被放棄，對規劃課題的處理強調「急迫性及重要課題確認與設定」(Schwerpunktsetzung)，以提供計畫目標設定系統化處理的依據。「非正式事前規劃」(Informelle Planung)往往在事情未上台面之前能爭取到圓轉的空間與共識，而為規劃過程中極重要的部份，和正式的規劃形成一密切的共生互補關係。「公私部門的合夥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因為其彈性、效率、參與等等優點也成為新規劃論述的主要課題。
6. 規劃作為一種資源運用與分配的過程，不再講究客觀公平條件的給予，轉而強調「地方精神」(Genius-Loci)的激發與開展。「地方精神」被理解為一種被生活開展所模塑的空間形式。空間作為規劃所處理的課題，被重視的因此不是抽象公平的質與量，而是地點特色的發揚，以及設施資源對地點正確的關係設置，所造成地方社會生活有意義的呈顯。在此種概念下，地方居民的參與，特別是自主行動團體被整合到規劃組織、規劃過程中來便變得非重要。居民參與的

進駐計畫」，促成「橋仔頭糖廠藝術村」的一個執行契機。

好的理論架構更需要一個適切的啟動機制，看看各級政府單位多少汗牛充棟卻不斷存參的規劃結案報告便知，計畫的執行通常不在於研究的展望的願景而在於現實的執行效益考量，而所謂效益又要牽涉顧此失彼的利益計算方式。一九九六年因擔憂糖廠園區的風貌維持因管理困難而遭破壞特別提出「成立藝術村的現階段做法」，希望能夠阻止台糖因管理思維不同以及經費的缺乏而持續拆毀房舍和樹木，自然也只是規劃者的憂心罷了，我們迫切需要的是不斷的行動策略與契而不捨的啟動機制。

從某一個角度來說，張月英課長那樣未雨綢繆反覆辯證的工作態 độ 著實不得不令人敬佩，但是這個角度經常被現實的無情狀況所消彌不見。一九九五年籌備「橋頭糖廠五分車」全國文藝季時，為了一張地圖的方位和指示文字我們已經在辦公室和電話中爭論過無數回，訂稿的前一天深夜，她堅持騎著小綿羊機車到橋頭要和我核稿，為了一張至今仍令人覺得「有那麼嚴重嗎？」的樣稿。我以為這就像是戰場上砲火四射的當下，而有人卻不斷跟妳強調服裝儀容整潔的重要性，正當你拿著槍要衝入陣地時，她仍堅持擋在妳面前幫你將肩章調正，將你的扣環擦亮，明知道不會正、不會亮。二〇〇一年要提「試辦藝術家進駐補助計畫」時，張課長有鑑於「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法令與

經費分配問題紛擾難斷，神經更加地敏感。但見我義正詞嚴地要求提案又覺得職責所在必當全力以赴。這使我們陷入理想的苦悶，誰能說要求將肩章調正，將扣環擦亮有錯呢？

「藝術村怎麼可以沒有停車場呢？」「台糖怎麼可能答應在那裡做停車場呢！」「文建會怎麼可能補助蓋停車場呢！」「但是沒有停車場怎麼可以呢？」這是關於停車場設置問題張課長的自問自答方式。至於高雄縣政府的配合款在那裡、國營事業的土地租借方式，國營事業接受公部門補助的正當性，進駐藝術家進駐空間的規劃和設備所需，要不要有展覽場所，要不要設公共廁所，藝術品將來要擺那裡，要找那一類的藝術家，要不要限定本縣的藝術家優先，需要多少行政人員和辦公空間：都是問題。

我有點失去耐心：「要不要提啊？」

「要提可以啊，只是這些問題要解決啊！」

「妳的意思就是不要提囉？」

「你要提，你就要想方法啊。」

「這些問題我沒有辦法，但是我覺得要提。」

「沒有辦法怎麼提啊！」

「不提還有其他辦法嗎？」

總算基於一個訓練有素公務員執行上級計畫的認知，

參加藝術村開幕儀式的是新任的楊秋興縣長。

行動才能創造機會

很多人好奇為什麼要做藝術村，多數人都覺得橋仔頭糖廠的空間條件很適合發展藝術村，很多人好奇怎麼操作一個藝術村，多數人都覺得橋仔頭糖廠藝術村好像應該可以更好。我們在格式化要求的計畫書中為這個試辦工作列了幾個目的，就當是夢吧，雖然它條理分明且願景明確，但是在情緒和現實之間有點過份浪漫。

1. 橋仔頭糖廠文化風貌再造計畫是地方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的一部份，也是承續過去橋頭地區社區再造運動基礎的進階工作，藉由糖廠空間來規劃為藝術村並試辦藝術家進駐計畫，可以開啟糖廠文化風貌再造新的生命，提供新的視野。

2. 在新世紀的後糖業時代，橋仔頭糖廠之百年糖業的歷史文化資源的保存、更新、再造是攸關時間與空間文化能量蓄積和釋放，更是這塊土地文化生機的重要檢證。藝術村的發展正足以反映其中的內涵，並透過藝術工作形式來帶動地方的認同。

3. 後糖業時代的橋仔頭糖廠正面臨產業變遷中的文化風貌存續的考驗與發展困境，以延續特殊文化風貌為架構的文化產業園區將是符合地方民眾期待，又能確保

張課長覺得職責所在又有人堅持要做就算硬著頭皮也要上，在一個想像的完整架構下，怎麼提預算總要上千萬起碼。「中央那有可能給那麼多預算啊？」「不然不要整修房舍？」「不整修怎麼可以住人呢？」「你這個預算不合理，怎麼沒有編水電費呢？」預算有限，想像無限；時間有限，問題無限。「這不是業務單位的功課嗎？」我有三回為了憑空想像的預算寫到翻臉，一次在文化資產課，一次在文化局一樓服務台，一次在興糖路二之一號二樓辦公室，三次碰巧遇見笑容優雅的吳旭峰，耐心地拿著計算機和善地邀我一起修改計畫書。計畫書不斷修改似乎只是在提案期限內，不斷安撫張課長的不確定感和不安全感，直到提案審查結果之後她的焦慮立刻又轉成執行預算與計畫內容落差的焦躁。

審查會當天余政憲縣長前來關切，一如他每年總要回到母校興糖國小表達對橋仔頭糖廠的關心，十一月「聖觀音百年紀」系列活動在台糖招待所餐廳舉辦記者會時審查結果已經公佈，我趨前向余縣長報告藝術村通過補助的訊息，余縣長淡淡的問多少錢？「才一百伍拾萬。」從他重覆敘述的口吻感覺不到輕重，重點這是九十年度的預算，計畫內容包括執行藝術家進駐計畫、藝術村規劃案、房舍修繕；重點是地方政府財源窘迫沒得編配合款，即便要編也來不及，重點是要在今年度發包執行，而這是十一月的事情，相信大家知道一年只有十二個月。十二月三十日來

完整廠區空間的發展模式，利用較低密度的藝術村開發手段，可以銜接文化產業的精神，也是詮釋「後糖業文化」的可行方式。

4. 如同過去糖業時代所扮演的地區性產業中心角色，在後糖業時代橋頭糖廠轉型成為文化產業園區仍要擔負帶動地區文化產業發展的角色——利用其空間、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引進藝術村的新型態發展，積極發揮引導與標竿的櫥窗功能。

5. 提供藝術工作者創作與交流空間，結合對社區環境的互動，涵養藝術創作內容，並發展出具有地方風格的人文空間與藝術作品。未來藉由文化園區與藝術村的長期經營，成就此區為培育藝文的搖籃與藝文創作的沃土。

「要不要提啊？」

「要提可以啊，只是這些問題要解決啊！」

「妳的意思就是不要提囉？」

「你要提，你就要想方法啊。」

「這些問題我沒有辦法，但是我覺得要提。」

「沒有辦法怎麼提啊！」

「不提還有其他辦法嗎？」

揭幕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橋仔頭糖廠藝術村」透

過一場公開而熱鬧的記者會正式成立。為了這場各方矚目的「揭幕」儀式，文化局要求設計一塊可供揭幕的木匾和開幕節目，不過這可不在不足百萬的預算項目裡頭！總之官方有理，只得求助於湛黑書藝會，多虧黃連財大哥幫忙，在匆促的時間下商請邱明星老師揮毫。前一天晚間約定在鳳橋宮前的義雄雕刻社，邱老師即便行程匆忙仍氣定神閒地在木匾上寫下「橋仔頭糖廠藝術村」，完筆後邱老師問我是否落款，我以為難得名家墨寶自是要落款才算得體與尊重，於是邱老師游刃有餘地落款用印，並向雕刻師交待字體顏色及刻工細節，隨即將筆墨從容地隨身收納卻堅持不收潤筆費用，只說大家一起為文化盡些心力，即刻趕赴另一場邀約。

揭幕當天一早觀賞著邱老師為藝術村的題字正得意著，沒料到張月英課長見著後沒有讚嘆聲，卻是一連的驚叫近乎歇斯底里地要求我重新去刻一個。原因是題字人的名字應該是楊秋興縣長而不是邱明星老師，這樣的論點實在很難說服我，於是她只得要求其他的工作人員到雕刻店去要求重做一個，並且要在下午一點前交貨。這會兒也將雕刻店的老板惹得光火，說這是不可能的任務，沒想到這塊木匾居然還真能趕在楊縣長揭幕前掛上去，共是披蓋其上的紅布沾染了一些未乾的漆色。

揭幕時臨時釘在老舊水泥牆上鋼釘微微抖了一下，幸多人急於分辨「藝術村」的具體位置和看見「藝術家」的模樣，於是我們利用宿舍區入口失去功能的大門搭了一個鐵架。關於「藝術村」三個大字，則藉平日交誼之情，央請在仕隆路口賣香腸大腸的素人藝術家蔣正德幫忙。由於台糖公司的朋友三番二次提醒不可以沒有他們董事長的名字，深恐某天董事長南下巡視覺得錯愕，便請刻字工廠多加了幾個字。很可惜，當我們的工作人員心不甘情不願地將「台糖公司董事長錢秉才題」幾個字有些歪斜地貼上去之後，董事長的位置就換人幹了。

一九〇一年是橋仔頭糖廠正式製糖的第一年，生年不滿百，百年或甲子對人來說正好是一個可以想像又不會太遙遠的時間長度，將一九〇一年視為台灣新式製糖產業的第一年，我們附會地將藝術村的成立和一連串的文化思索，對照時空中世紀的光景將二〇〇一年名為「文化啟動元年」還吊書袋套用諧音下了一個標題，號為「興糖演藝」。針對第一次試辦進駐藝術家的現實情況和理想期待，審查委員在遴選時協議數點徵選原則：

1. 創作者之駐村理念與橋仔頭糖廠場域相融的可能性。
2. 創作者的原創性及其潛力的可能性。
3. 創作者兼顧多元藝術領域交流的可能性。
4. 創作者的創作理念與社區互動方式可能性。
5. 創作者具國際性交流與全球視野的可能性。

虧在眾人的歡呼聲中穩住了。此時蔡豐源課長挪了位置跑來跟我說：「為什麼沒有我們台糖董事長的名字？」「藝術」像是氣體，可以自由流動也可以變幻形態，可以無臭無味也可以充滿色彩和香氣；「村」就像是一個瓶子，不論形狀為何，想像裡總是個固體，不論或大或小總該有個相關組織章程和管理思維。「藝術」很難定義，「村」卻容易想像，但是任何一個瓶子裝了空氣並不代表瓶子裡的才叫做空氣；一個地方叫做藝術村，卻也很難怪罪旁人來到這個有限的空間尋找藝術的無限想像。

這裡頭有一股微微的興奮在鼓動著，每一個細小的噪動都試圖瓦解那早已鏽蝕的龐大的機器，沈悶的行政工作和著內心的澎湃溫吞地翻攪著。「藝術村」彷彿是天外飛來的新鮮事，懂或不懂的，嚐試要定義或解釋的，等著看好戲或期待人遭殃的。總之，鄉裡頭來了新鮮事，橋仔頭糖廠是橋頭鄉的一部份，還是糖廠只是糖廠他們的，彼此都觀望著。

一九四七年橋仔頭糖廠設立「興糖村」，二〇〇一年興糖村因人口數不足而遭鄉民代表會決議廢村。「興糖村」是國民政府接受日治時期的糖業事業，仍不改其民族情緒的記號，「藝術村」相對於民族大義的國家經濟耳聞起來頗為浪漫不切實際，既是台灣近代製糖產業榮景的熄燈號，也對應著在地產業發展與空間維護利用的處境。許

6. 創作者具引導人類想像能力與藝術風潮指標的可能性。
7. 創作者將有利於永續發展橋仔頭糖廠藝術村的可能性。
8. 創作者對橋仔頭糖廠發展「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可能性。

我們賦予藝術村的無限想像和理想，放到現實的執行層次經常不堪回首。總之一群人傻不隆咚就怎麼給它咬牙撐過去了。九月份才剛整修完興糖路一巷一號，原本高過人頭的草叢和垃圾消失後，陸續有人踏進這塊房舍覺得好奇，甚至連台糖管理課的人也帶著人來參觀，有一回林股長優雅的裝扮領著客人遠遠地從三巷喚我過去，她有點抱怨地說這些地方打掃實在不夠用心，讓我有點時空錯亂的迷惘。這些被管理課管理多年而棄置的荒蕪的場所，她居然可以氣定神閒地嫌棄志工們打掃的不夠用心，由於學校沒有教過對一個中年婦女動粗應該從那裡下手較好，害我忿到一口氣悶著往回走。

由於時間上的湊巧，橋仔頭糖廠藝術村很輕易地就跨過一個年度邁入第二年，興糖路三巷的房舍還有不少未清除的零落磚瓦，因經費短少而施作隨便的整修工程僅勉強撐起門面，前庭後院尚留著不少草叢石縫裡掙出天來的構樹和血桐。進駐藝術家們成為整修房舍的二期工程人員。三巷一號留一間辦公室給自己，李俊賢在隔壁擺了一張桌子和椅子，偶爾上下課的路經此地，對著窗外的桌上

擺著幾張躺得甚為舒服的手稿。我喜歡李老師隨身帶著檳榔的習慣。三巷一號有點像工寮的氣氛時刻飄些煙霧，走到戶外的黃土地上吐點檳榔嚼碎的血色，李老師話不多，最常說：「這感覺實在是好的。」

最認真執行整修二期工程的是住在三巷二號的「外籍勞工」·Chad（美國德州）和Kani（法國巴西混血兒）以及Yasmine（瑞士籍猶太裔）和Maxime（法籍義大利裔），將他們四人安排在同一房舍說來有些擁擠，所謂「藝術村」所能提供的資源也相當貧乏，他們到廣達十公頃的半類宿舍區採集，拼湊出一些必要的傢俱，除了一台音階不全的風琴和只能當擺設的老式收音機，還有一張充滿時尚風格的新婚雙人床，從它褪色的表面材質看來應該是十來年前的流行樣式。三巷二號室內塗裝成鮮亮橘子色，是他們親自調配的顏色，戶外有工作台，Chad 這個德州小子頗有牛仔拓荒的傳統精神，見他們每天振奮地工作，覺得這遭到棄置的宿舍區就像一座充滿無限驚奇的資源回收站。

三巷三號門前有一棵高過屋頂的構樹和二棵正在不斷長大的血桐，一九八七年海峽兩岸開放探親，住在三巷三號的林老師一家連夜收拾細軟奔回大陸去。屋內的陳設幾乎沒有動過，甚至連衣物也沒全帶走，冷氣和電視機都還在，冰箱裡還有一些物品，地板散落一些挑撿剩的衣物，

區發起搶救藝術家大作戰，不久鍋爐、烤箱、電視、洗衣機、刀叉碗筷全都到齊，還有二十幾輛腳踏車要讓藝術家代步。串門緞紗攝影師有如決定到南藝讀研究所，聽聞藝術村空空如也，很樂意將串門緞紗任何堪用的物品捐贈給藝術村。一群人由張惠蘭領軍興奮地借來貨車浩浩蕩蕩往新田路出發。親眼看著一群人如獲至寶地樓上樓下張望心血經營多年的緞紗攝影公司，在鄭德慶和林育如眼裡難掩些許疲憊和不捨，張老師出錢蒐購整批婚紗禮服，我們合力將一座無法進電梯的特大號的沙潑搬回德慶兄的家裡，聊表心意。這些裝扮新人的各式緞紗和髮飾讓橋仔頭糖廠藝術村第一次街頭遊行充滿驚奇的色彩。

抽屜裡留著黑白家居照片，書櫃裡大多是聖歌讀本積著好些灰塵，牆上掛著黃漬斑駁中英文對照的「麥克阿瑟將軍為子祈禱文」，在一隻樸素的木櫃子裡頭發現一張「動員勸亂時期臨時通行證」。

第一次開門得請山貓協助推開樹叢，這群血桐和構樹最長的都快成年了。門庭整理後引來不少拾荒者和挑選文物的雅客，有人甚至開來吉普車連傢俱也帶走。塵封的記憶一下子便被開封一清而空，只留下那張中英對照的為子祈禱文貼在適切的牆上沒有人去動它。E-bu（孫瑞玉）將房間塗滿五彩張揚的圖騰，一股原生不羈活力像是窗外枝繁葉茂的構樹和血桐，時維則在四週的毛玻璃上細緻小心地用鉛筆漸次畫上每天在糖廠漫步的心情植物。

由於前方的香蕉樹叢擋住視線，三巷四號感覺比三號還僻遠許多。第一階段負責修繕的包商經過二回驗收不成，仍不願將半破的屋頂進行翻修，大概是工程成本太高，好說歹說只多加釘了幾塊美麗板掩飾腐蝕的屋樑，而屋頂始終塌陷著。劉寅生將裡裡外外全變得淨白一片，宛如在棄置的長廊底發現一座純潔的童話世界，蔡長青則在最接近縱貫線鐵道較為晦暗的西側工作，正好與他擅長使用螢光劑材料的創作方式契合。

看著一群新鮮有趣的年輕人跑到橋仔頭糖廠來，社



橋仔頭糖廠藝術村第一期進駐藝術家報到後於糖之戀咖啡館合影，右起為藝術村長陳聖頌、台糖蔡豐源課長、美國藝術家查德、文化局副局長廖文卿、吳旭峰、張惠蘭、台糖廠長林鎮宏、劉寅生、文化局局長黃燭吉、藝術家凱梅、蔡長青、孫瑞玉、李俊賢、連時維、台糖黃嘉尚課長、文化局張月英課長。